



# 列宁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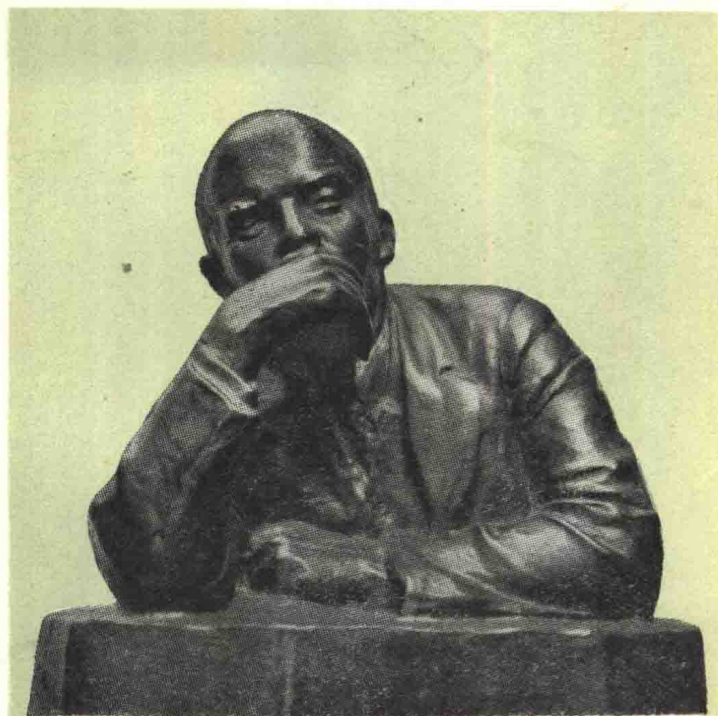
LIENING DE GUSHI

〔苏联〕阿·柯诺诺夫著

任溶溶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1263/4-2



# 列宁的故事

〔苏联〕阿·柯诺诺夫著

任 溶 溶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А. КОНОНОВ  
РАССКАЗЫ О ЛЕНИНЕ  
Детгиз 1959

列宁的故事

阿·柯諾諾夫著

任溶溶譯

伊·伊林斯基等繪圖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譯 0267 (高)

开本 787×1092 1/28 印張 3 1/2 插頁 4 字數 55,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1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數 33,001—43,000

(其中精裝本 3,000 册)

統一書号：R10024·2618

定价：(4) 0.32 元



安德列耶夫画

## 目 录

舒沙河上 .....	1
列宁的狀子 .....	6
五月 .....	9
逮捕 .....	14
走險道 .....	16
回家, 回俄国去! .....	19
欢迎 .....	22
七月里 .....	28
拉茲里夫湖边 .....	32
七十一号火車的司爐 .....	36
紅草莓 .....	38
桥上 .....	41
在斯莫尔尼 .....	43
紅軍的誕生 .....	46

敌人的暗杀.....	49
最主要的.....	52
星期六义务劳动日.....	55
上卡希諾村.....	59
索科里尼基的新年樅树节.....	64
孩子和列宁.....	68
一棵大树.....	70
一只漂亮的狐狸.....	72
«烏—127 号» 火車头.....	74
列宁的銅象.....	76
紀念象.....	78

## 舒沙河上<sup>①</sup>

西伯利亚有条舒沙河，舒沙河边有个舒沙村。早先这村子很少人知道。它湮没在树林子和沼地中间，离铁路远，离大城市就更远了。连信都难得到这儿来。

舒沙村村头上，住着个挺穷苦的庄稼人，叫索西巴狄奇。他有个姪儿，叫阿列克赛，可索西巴狄奇管他叫廖沙。

索西巴狄奇常常去打猎，打野鸭子，打野兔子。他就是不带廖沙去。廖沙小着呐。

有一回，廖沙为了不带他去，甚至哭起来了。可索西巴狄奇叔叔象存心逗人，说了要走半天还不走，八成在等人。廖沙站在他身边一个劲儿哭。这会儿他心里恨透了叔叔，看他一眼都不愿意，尽往村道上瞧着。村道上开着野菊花，一群鹅巴达巴达走来走去，静极了。这时候有个人过来。这人身上穿城里人穿的黑上衣，肩膀上背了支枪，在村道上看着特别显眼。这人走得很快，多半赶着上索西巴狄奇这儿来。

廖沙用手掌搥着眼睛，不让眼泪直流。可是等到他把手一拿

<sup>①</sup> 1897年，列宁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当地人也叫舒沙村），在那里一共待了三年。这本书前面几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些日子的事。



开，哭得反而厉害了。索西巴狄奇叔叔向那个穿黑上衣的人指着  
他，哈哈大笑。

“瞧哇，伊里奇①，不帶这小家伙去打猎，瞧他多伤心呐。”

可是叫伊里奇的人挺認真地看着。

索西巴狄奇于是住了笑，說：“这小家伙真沒福气。”

“沒福气？”列宁問了一声，瞧着廖沙不轉眼。

“你倒想想，他哪能上林子里呀！光着两只脚板，在林子里怕不  
給树枝扎破了？”

“不会扎破，咱們走小道。”

“野鴨子会飞到小道上來嗎？”索西巴狄奇話虽这么說，也不爭  
下去了。

于是廖沙生下来第一回去打猎。

树林子里挺凉快。可是走到空地上，太阳又是晒得慌。空地上  
草很高，蜜蜂嗡嗡乱响。空气香噴噴的，尽是赤楊树、鮮花和松  
果味儿。到了这样的地方，真叫人舍不得离开。

忽然列宁說：“我沒把皮带帶出来。今天我用不着开枪了。”

廖沙知道，猎人上衣用皮带系着，打下鳥儿，就往皮带上挂。  
他回头瞧瞧索西巴狄奇叔叔，也沒有。廖沙簡直停下来不走了。  
枪都不开，这算什么打猎啊？

列宁看看他，笑了起来：“沒福气吧？”

正赶这时候，前面矮树林子上什么东西一閃。一轉眼列宁已

---

① 列宁的全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宁）。

經把肩膀上的槍摘下來，瞄準了就是震耳的一槍，響遍了整個樹林子。

列寧放下槍，挺抱歉地說：“瞧，忍不住了……自己都不知道怎麼開的槍……”

廖沙可樂瘋啦，撒腿就往前奔。很快他就在矮樹林子里把打下來野雞給找到了。接下來打獵就真象個打獵樣子。到了傍晚，兩個獵人一人提着三隻野雞。列寧最先打下來的那一隻，廖沙緊緊抓在手里。

等他們從樹林子里出來，太陽已經在落下去了。田野上的青草蒙着露水，已經很涼快，只有小道兒給太陽晒了一天，還是熱呼呼的。廖沙覺得奇怪，就把兩隻光腳一直來回地從草地上走到小道兒上，從小道兒上走到草地上。

忽然列寧扶着他的肩膀，指着舒沙河。只見河上遠遠漂着一群野天鵝，映着夕陽，象是玫瑰色的，仿佛傍晚從天上掉下來的雲彩。

列寧看了它們半天……後來太陽落到樹林子後面去了，天鵝也看不見了；現在該回家了。

廖沙回家問叔叔，列寧是從哪兒來的。

叔叔回答說：“他不是自己要來，是沙皇把他流放到這兒來的。”

後來廖沙上列寧住的小房子去過好幾回，可是列寧整天工作，從早晨到深夜讀書寫字。他什麼時候再去打獵呢，真叫人猜不出來。

……冬天了，舒沙河上冻了冰。现在要见列宁容易多了。差不多天天傍晚，他工作累了就到河上来，穿上溜冰鞋溜冰。在舒沙村，溜冰鞋那时候可是希罕东西。孩子们对着列宁看了又看，动手就刨起木头溜冰鞋来。鞋子好了，就在鞋底钉上块铁片。

索西巴狄奇尽管晚了些，可还是给廖沙做了双木头溜冰鞋。

廖沙拿着鞋子，赶紧到河上去。可是他到河边一看，冰地上都是一堆一堆的雪。舒沙村那些孩子站在河边没了主意：溜冰地方没有了。

廖沙一抬头，看见列宁快步过来。廖沙心想：“这下他要问了：‘没这福气吧？’”可是列宁过来看了看雪，看了看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说：“怎么样，来修个真的溜冰场好不好？”

于是他告诉孩子们溜冰场怎么个修法。

孩子们说干就干，动手就刨雪。要不了多少工夫，场子四周雪堆得象堵白围墙。场子当中，孩子们用扫帚都扫干净了。大伙儿还跑进树林子掰来些小云杉，插在雪围墙上。

溜冰场修好，列宁就教最小的孩子们溜冰，教他们怎么溜冰可以不摔破鼻子。顶小的孩子当中顶小的，要教小廖沙，所以列宁教他教得最多。他们俩手拉手，溜来溜去溜了很久。

许多年过去了。舒沙村如今是天下闻名。现在人人知道，列宁为了在彼得堡<sup>①</sup>建立和领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这村子里来。他在这遥远的流放地，在西伯利

<sup>①</sup> 彼得堡就是现在的列宁格勒。1914年彼得堡改叫彼得格勒。列宁去世以后，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彼得格勒在1924年改名列宁格勒。

亚最偏僻的角落，度过了漫长的三个年头。

现在还有誰不知道舒沙村呢！

舒沙村当年穿过木头溜冰鞋溜冰的孩子，早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现在下一代的孩子又在舒沙河上溜冰。不过他们穿的溜冰鞋是真的，是用上好的钢铁做的。

有一年冬天，一个工人回舒沙村来。这人原先在舒沙村长大，如今住在城里，在工厂里做工，只有家住在乡下。

他回来休息以后，拿起溜冰鞋，就跟儿子一块儿上舒沙河上去溜冰。

半道上他跟儿子说：“咱俩来比赛比赛吧！”

“比吧，”他儿子嘴里这么说，心里暗想：“他年纪都这么大了，哪能赶上我啊！”

他们来到河上，穿上溜冰鞋，就在冰地上比起来。没想到父亲竟然赶过了儿子。儿子闹傻了。他瞧瞧父亲的腿，说：“对了……你的腿真长啊！”

父亲笑起来：“比赛可不看谁腿长，要看谁腿快。”

他们又比了一次，还是父亲赶过了儿子。父亲赶过了儿子以后，对他儿子说：“你哪能赶上我呢！我溜冰还是列宁教的。”

接着他又告诉儿子，舒沙河上第一个溜冰场是怎么修的。上了岸，父亲还指点儿子看一个地方，当年被流放到这原始森林来的列宁，就是站在这儿看天鹅的。

## 列宁的狀子

西伯利亚有許多大森林。有些森林你走上一天两天，可是連边都还没看見。

自古以来，西伯利亚庄稼人有个老規矩：耕地不够，就把一块林子砍掉，一到春天，就把火烧掉地面上的枯草、树墩和树枝，然后开垦。地有了，就在地上播种了。

舒沙村的庄稼人也是这么办。可有一回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庄稼人在自己地上烧头年留下来的干草和干树枝，火头一旺，烧到旁边官家林子里去了。官家林子里的松树給烧了很不少。

管林子的官老爷来了，一来就調查火是誰放的。可他什么也没查出来，就走了。

过了没多久，舒沙村里听见說：这个官老爷向上头报告，說森林里那把大火，十有八九是舒沙村一个庄稼人达尼洛維奇放的。

不用說，这个官老爷不肯承認自己什么也没查出来，就随便报一个人上去。

这庄稼人住的地方，离列宁的小房子不怎么样。

有一天，这个达尼洛維奇愁眉苦臉地正在街上走，列宁碰到了他。

列宁問他說：“达尼洛維奇，你干嗎不高兴啊？”

“唉，沒法子……碰到倒霉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于是他把自己的倒霉事都告訴了列宁：森林着了火，官家受到損失，都要他給賠出来。这不是叫他跟儿子女儿去要飯嗎！

列宁听完他的話，就对他說：“这个案子不經過法院就決定，他們可沒权力这么办。达尼洛維奇，我給你写張狀子，你把它帶进城去遞給总林务官。”

“他不收我狀子可怎么办？”

“那就放在他桌子上。”

“他要把狀子給扔在地上的。”

列宁瞧瞧达尼洛維奇，摇摇头：“这件事反正不能罢休。林务官扔狀子，你就捡起来。”

“那他就赶我出来了。”

不錯，列宁也知道这一点。

“那你就把狀子丟进信箱。狀子寄到林务官手里，他就更不好推了。”

話講定了。列宁写了狀子，达尼洛維奇帶了它进城。

达尼洛維奇从城里回来，又是那副不高兴的样子。

列宁把他叫到自己小屋子里，問他說：“好，事情怎么样？”

“事情嗎……可糟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他光顧嘴里說，正眼也不敢瞧列宁。列宁一看不对头。

“狀子呢？你送进城沒有？”

达尼洛維奇咳起嗽来了，把手伸进口袋也不知道摸什么。沒

法子，列宁直截了当問他，不回答可不行。

他漲紅了臉：“沒有……我老伴不知道把它給塞到哪儿了。”

后来达尼洛維奇才跟人說，那天列宁动气了。他生了气，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可是他不怪达尼洛維奇。列宁知道庄稼人怕官，怕递状子。

列宁半晌沒言語，后來說：“达尼洛維奇！可得学会保护自己！明天早晨你上这儿来。”

第二天早晨达尼洛維奇去看列宁，列宁又把一張状子写好了。列宁託达尼洛維奇在状子上签了名。这回他亲自把它帶进城。

过了一年，过了两年。庄稼人們看見那些官老爷碰也沒來碰达尼洛維奇，也沒叫他破产。

列宁早离开舒沙村了，可是庄稼人們常想起森林着火的事，就說：“列宁的状子真有效力。”

## 五 月

舒沙村后面还盖着雪，可河上已经漂着灰色的大冰块了。它们呼隆呼隆地碰来碰去，裂开碎开。春天了……

1899年5月1日。即便是在沙皇政府流放革命者的西伯利亚偏僻角落，这样的日子难道可以不庆祝吗！

这天一早，一个流放的人就上列宁家。在舒沙村，大伙儿管他叫帽子工人。他原是波兰一家帽子工厂的工人，给流放到这儿西伯利亚来了。所以大伙儿就这么叫他。

这天他完全过节打扮：穿上新外衣，围上白领子。一张脸也是过节的脸，兴高采烈的。

“该准备走了！”帽子工人没进门就喊进来。

不用多大一会儿就准备好了。一转眼工夫，列宁、列宁夫人克魯普斯卡娅，还有他们的客人帽子工人，都已经在街上走着。可跑在前头的是列宁的狗，叫任卡。列宁教会它各种狗把戏：它会用嘴叼东西，打猎知道该怎么办，不怕冰水，也不怕多刺的矮树。

这会儿它在前面一蹦一跳，简直发疯了：这又是为了高兴，又是为了春天的太阳和风吹来的树木香气。大伙儿瞧着它蹦啊跳的那么有趣，都笑起来了。



他們三个人这样有說有笑的，就來到了一座小房子門口。這小房子里又住着一個流放的人，他很年輕，原先在普梯洛夫工廠做工。

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看見來了三位客人，說不出地高興。他滿想讓大伙兒都坐下，可是不好辦：屋子小，椅子只有一把。他就問房東借了張長凳。大家擠緊了坐，將就着還能坐下。

可是今天窗外太陽這樣好，街上暖洋洋的風撲面吹來，河上冰塊呼隆呼隆地響：誰還高興在小屋子里坐着呢。

列寧說：“到野外去吧。咱們到外面过节去。”

到野外去要順着舒沙河走。任卡大胆地跳到河里去追趕冰塊。舒沙村別的狗見了，對着它汪汪叫。它們可是怕冰水。

樹林子里飛出一隻喜鵲，身上的毛有黑有白，很好看。它瞧了任卡一眼，心里奇怪，用喜鵲的話喳喳兩聲，飛走了。

大家從岸边走到一個土岡子上。這兒都干了。太陽不但曬干了頭年留下的紅草，把地也曬得很透。土岡子陽面那頭新草芽已經長出來，又尖又薄，象是綠色的針。

大家都喜歡這土岡子，各人挑了個地方坐下來。

列寧一坐下就提議說：“怎麼樣，唱支歌吧！”

說着他就帶頭唱：

同志們，勇敢地齊步走……

其他的人接了上去。